

人生讲义

明亮而不刺眼

◆ 陈鲁民

我特别喜欢余秋雨《东坡突围》里的一段话：“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，一种不再需要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理睬会哄闹的微笑，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，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，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。”

人活一世，草木一春，只要肯努力奋斗，又不是太笨，做到人生明亮并不算太难，无非是事业成功，梦想实现，声名显赫，光彩照人；难的是如何做到明亮而不刺眼，有功而不自傲，有才而不炫耀，有钱而不奢侈，有名而不自得。纵观世间，一个人既功成名就又不喜张扬，既名闻天下又不摆架子，既身居高位又频接地气，既文武全才又不恃才傲物，这样的人可谓少之又少，如同凤毛麟角，也因此而难能可贵。

因为，一般来说，明亮与刺眼成正比，自然界里不论什么光源，都是越明亮就越刺眼，越暗淡就越柔和。太阳比月亮要明亮得多，自然也刺眼得多，人们可以随时欣赏月之皎洁明媚，作诗颂歌，“把酒问青天”；而赏日则只能早看日出晚见夕阳，大部分时间是无法直视太阳的。人也是如此，越是成就大，名气大，就越是光芒万丈，刺人眼目，这也是一种常态，虽很正常却并非什么好事，因为难以接近，只会使人敬而远之。做人的理想境界还是要明亮而不刺眼，圆润而不腻耳，人与其交如沐春风，如浴冬阳。

明亮而不刺眼，是做人成熟的标志。一个不成熟者，稍有成就会四处夸耀，生怕有人不知道，有点本事就不知天高地厚，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，离了我地球就不会转，这就是刺眼的明亮，让人很不舒服，不仅不会对其心生敬意，反而会心存厌恶。而一个成熟者，不论业绩多大，声望多高，都不会狂妄自大，轻视他人，他们发出的光芒是柔和、温暖的，既有可见光更多的是不见光，让人乐于接受，给人带来舒适的感受。

明亮而不刺眼，是人格魅力的体现。有的人明亮不足却刺眼有余，高高在上，眼生于顶，让人望而生畏，可敬而不可亲。而一个睿智的成功者，肯定也是一个具有人格魅力者。人格魅力，即一个人在性格、气质、能力、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，要吸引人就不能太刺眼，盛气凌人，那只会让人不敢直视，避而远之。

明亮而不刺眼，是那些真正伟人的标配。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，不修边幅，不讲究吃穿，常穿一身普通服装，与街头百姓一起聊天品茶，与常人无异。两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，从不恃奖而傲，每日从实验室回来，照常买菜做饭，就像邻家大婶，珍贵的勋章也被她拿来给孩子当玩具玩。他们的明亮不刺眼而永恒，英名流芳百世。

明亮而不刺眼，才能吾道不孤，朋友遍天下。早年苏东坡，恃才傲物，有些咄咄逼人，明亮而刺眼，得罪人不少。人到中年，东坡成熟了，做事扎实，对人真诚，处世稳重，低调谦恭，依旧明亮却不再刺眼，虽被一再贬谪，朋友却越来越多。好友参寥和尚，专程到黄州陪他住了一年多时间，精神上给东坡很大支持。老友巢谷，不顾73岁高龄，从四川去海南看望苏轼，结果累死途中。朋友情谊安抚了他饱受摧残的心灵，支持了苏轼充满魅力的一生。

明亮只能使人产生敬畏，不刺眼才能使人感到亲近，愿我都能做个明亮而不刺眼的人。

知味

如粥温柔

◆ 耿艳菊

粥的温柔是时间一点点让我们懂得的。

年少时不懂得粥的好。小孩子把馒头吃了，菜吃了，单剩下一碗寡淡的粥，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玩，母亲便端着那碗粥后面追着，苦口婆心地劝，不喝粥不行的，喝粥好，养人。怎么好，怎么养人，小孩子才不要懂这些，更听不进去。母亲只好板起面孔，可板起的面孔里还是藏着温柔，孩子不怕，蹦蹦跳跳跑远了。母亲就端着粥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望着孩子的背影叹息。

俗语言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。外面的世界再好，也不如家里的粗茶淡饭香甜。

不知怎的，后来到外面读书工作后，回家的时候少了，在家的时间更短暂，这时，母亲总会早早准备好很多我们从前爱吃的食物，可是心里早的却是母亲煮的粥。

读了木心在《少年朝食》中写的“豆干末子拌马兰子，莹白的暖暖香粳米粥，没有比粥更温柔的了”，才恍然大悟，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，念的也是这粥的温柔啊！

母亲煮的粥总有特别处。从小喝到大的粥，差不多都是母亲用地锅煮的。地锅煮粥的好处在于锅底的余温，慢慢地煮出浓郁的味道，这种浓郁也是要时间积淀后才品味出来的。

印象最深的是地瓜干粥。这种粥不用米来熬煮，用地瓜干和面粉就行。锅里放几碗水，再放一把地瓜干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煮地瓜干，等地瓜干煮软了，再大火，把面粉搅进锅里，待地瓜干粥滚个两滚，接下来，盖上锅盖，等着锅底余温慢慢把地瓜干的香甜和面粉和水融为一体。这样煮出来的粥，很耐回味，那种淡淡的甘甜，很柔和绵润。

还有一件有趣的事，自小不耐烦喝粥的，成了家，竟也开始常常煮起粥来。天长日久的岁月，粥成了餐桌上长情的陪伴。

越往岁月深处走，越发觉得粥的可亲。有时候，生活里遇到不开心的事，人生不如意时，会默默地走进厨房，简简单单地煮一锅粥，清静静静地看一粒粒米在沸腾的水中开花，慢慢地融入水中，一点点地走向柔和、温润。这时候的失意伤心似乎也融解了。

煮粥的过程，很像一个人在修心，在生活里修炼，那些棱角一点点被生活磨平，与生活慢慢和解，不执拗，不纠结，平和和，与岁月温柔相待。

灯下漫笔

记忆中的严文井

◆ 鄂力

软和的东西。”

正说着，有只白猫窜了出来，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。严老对我说：“它叫欢欢，是只老猫，养了十多年了……”我这才得知严老是在1986年搬到这71平方米的新居的，之前他一直住在东总布胡同的中国作协宿舍。由于腿脚不好，他谢绝参加一切社会活动，每天闭门读书直至深夜。偶尔他会写些文章，写好了要放一放，反复修改后才拿去发表。

读完门，等后来再去拜访时，我会到超市买些松软可口的食物带过去。有时严老会留我吃饭，说：“就用你买的这些吃的招待你吧！”时日一长，我们俩就熟络起来了，成为忘年交。

想当年，严文井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，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生活中的严文井，是个蛮有趣的人，他爱听西洋古典音乐，在当年那场浩劫中被抄走的唱片足有几十斤重。趁着开会的间隙，他还偷着给赵树理、邵荃麟、张天翼等作家画像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画的《严文井“自剖”像》，表情一改往日的谦和，像木刻作品，被人视为“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。”一次我心血来潮，仿照丁聪先生的绘画风格给严老画像，心想像或不像，严老都不会怪罪于我，没承想他看后非常喜欢，称赞

道：“以后你可以接丁聪的班了。”我忙说：“游戏之作，游戏之作……”严老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我可是认真的！”说完，他在我的画像复印件上即兴趣写了“我在鄂力手中”。

严老家中挂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朱乃正的一幅书法，内容是陆游壮志未酬，在山阴老家赋闲时所作《好事近·岁晚喜东归》。他知道我喜欢书画，对我说：“我不大懂书法，就把这幅书法当成画来看。从局部看，这些字错落有致，挥洒自如；从整体看，浓淡相宜，虚实相生。”这是严老视角独特、解读新颖的“艺术观”。后来，我请严老为我题词，他想了想，写下“大小都是过程”六个字。他说人生就是一个过程，充满顺境与逆境、成功与失败、得意与失意……不要为一时所得而迷惑，也不要为一时失而懊丧。

在与严老的交往过程中，还发生了一件颇滑稽的事：1993年初冬的一天，严老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件事想请我帮忙。我赶忙跑到红庙北里，严老一笑，说：“前些日子，湖北老家的乡亲们专门跑到北京，他们打算办一份刊物，请我帮忙联络一些名人题字。我认为这是好事，就去找谢冰心、胡絮青，而且和乡亲们讲好，不要稿酬，就算为家乡做点事情。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，我都快忘了，可人家一直记得，这不，他们没给稿费，却寄来了心意——皮

履痕处处

遥远的荥阳

◆ 王学艺

小时候荥阳就在眼前，可亲可近。读书后方知荥阳浓缩在时光的楚河汉界里，荡气悲壮。长大了走远了，意想不到在遥不可及的淮之南，荥阳二字竟在此意蕴悠远，可触可摸。

人生旅程里走过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很少见哪个小地名，在遥远的异地他乡，在内陆与远海两个不相干的区域；在幽深的小巷里，在青砖薄瓦历经几百年风霜，如今依然炊烟袅袅的庭院门口，镌刻着史迹的印痕，述说着岁月的沧桑，触动着远古的思绪。在我的所见所闻里，应该非荥阳莫属了。

海南，在人们的印象里，永远是澜海沙滩的代名词，是蓝天白云的家园，是椰林长廊风光旖旎，是寒冬里温暖的天堂。无论历史烟尘飘荡，无论人间纵横捭阖，海口与荥阳应八竿子打不着。多数踏足海南者也少有捕捉到荥阳的踪影，但荥阳二字在这里的确时时现，若中原厚土吹来古老的风，交织着海的韵律，回落在椰风轻拂的漫长小巷，风尘仆仆在此驻足。它透着古朴的意蕴，裹着久远的风烟，随着时代在奔流，勾连着那片遥远的中原沃土。

人们潜意识对地域特色多定向概念，论及或抵达会直奔主题，从而忽略非主体元素的存在。很多人到海口多冲着大海，对人文底蕴置若罔闻。海口府城是这座城市建城史、文化内涵最深厚的区域，但相对于中原文化无法相提并论，略过亦可理解。我每驻足一隅，只要有机会，都会领略不同的文化习俗，文化内涵最深厚的区域，欣赏它千姿百态的风采。从府城达士巷，顾名思义即贤达荟萃之地。置身冬的和风细雨里，踏足历经岁月洗礼，被古往今来的脚步磨得光滑可鉴，丝雨润泽着的青石板路上，沿着逼仄弯曲的小巷道，路过一处青砖灰瓦的庭院门口，被门楼两边镶嵌入墙的石刻“荥阳望族 南靖芳园”的字体，瞬间羁绊了步履。

我走在海口街头，常把海南二字错看为河南，突然就觉得置身故乡，许是生长在河南的缘故，骨子里永远打着故乡的烙印，血液永远流淌着故乡的基因。在这遥远的异地他乡，在这相隔千里，跨山渡海，映入眼帘的荥阳字样还以为花了老眼。拭目定睛，的确确实点横撇捺一笔不错，我迷惑不解，这是我们的荥阳

吗？若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原来明末天启三年，由于世道动荡，生存不易，祖籍荥阳的福建南靖人郑宗结，带着妻儿蹈海渡琼，居住在海口琼州府城的探花里达士庄，开始了家族在此400年的繁衍生息。

水有源树有根，数典不忘祖，老家荥阳永在心。

无独有偶，琼台福地是海口有名的旅游景点，在这里无意间又与荥阳撞了个满怀。步入琼台福地高耸的牌坊，右边平房庭院住着几户人家，一户大门两侧赫然入目“派衍荥阳 安居福地”的对联。我特意查了“派衍”这个词，意为宗族支派繁衍和派生，看来这是又一户祖上荥阳的后代。

门口站着一位看似这个家里的年轻人，当我问起他“衍生荥阳”的意思，他笑语祖上源自河南荥阳。当我告诉他来自郑州，并打趣咱俩是半个老乡时，他脸上掠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异样的亲切油然而生，马上从口袋掏出香烟，并执意给我点上。

“祖乃三公，根在荥阳”。他建议我去海口东山镇苍原村看看，那是一座历史悠久、依山傍水、幽静美丽的乡村，距村口不远处立着一片恢宏大气的古建筑群，与门前穿流而过的南渡江相映生辉，那里是海南郑氏大宗祠。“桓祖肇基，荥阳立业”“宝岛建祠，开基创业，根系荥阳千秋盛”，他让我去浏览一下那里的笔墨，对荥阳二字在此频频就见怪不怪了。

据说海南人祖上来自福建南靖的较多，许是历史上的衣冠南渡，抑或南下受命任职，他们的祖先抵达闽地，风云变幻世事沧桑，再辗转至海南，但依然不忘先祖。生存路上的奔波，异地他乡的困顿，披荆斩棘的不易，他们亦步亦趋回望故土，世代传承着对祖先的缅怀，对老家的回眸，对故土思念。

在海口，荥阳这地名是我唯一见过的、隐于民间的特殊字眼，也是走遍东西南北，罕见在遥远的异地，频见的特殊小地名现象。我想这些祖上出自荥阳的子子孙孙，更有远渡重洋、散落世界的安居乐业者，也一定会秉承遗风，把荥阳二字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。

如此荥阳是否不再遥远，无论何处都在触手可及的眼前。



牡丹花会(国画) 何彦彦

荐书架

《南方巴赫》：讲述小城青年的俗世生活

◆ 范维哲

作家郑小驴曾凭借同名中篇小说《南方巴赫》斩获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奖。此次出版的小说集收录了郑小驴最新创作的《南方巴赫》《国产轮胎》《战地新娘》《一屋子敌人》《衡阳牌拖拉机》《火山边缘》等九篇中短篇小说。小说以寻找为主题，落笔于千禧年前后的湖南小城，讲述了以金宏明、文屹、小湘西、刘明汉等为代表的小城青年们在俗世尘烟的莫比乌斯环中漂泊、寻找、奔逃的故事。小说集立足湖南的乡土与城市，将社会现实纳入创作主题，瞄准日常生活的暗涌：成人世界的狡黠、人的隐秘

欲望、小镇青年的迷茫等方面，向读者呈现了少男少女的生存困境，讨论了生命与死亡永恒命题。

郑小驴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专业。曾获茅盾新人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小说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奖、主奖、湖南省青年文学奖、南海文艺奖等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西洲曲》《去洞庭》，小说集《1921年的童谣》《痒》《少儿不宜》《蚁王》《消失的女儿》《天花乱坠》，随笔集《你知道的太多了》。

人与自然

桃花依旧笑春风

◆ 韩红军

上，镶嵌着细碎的新叶，碧绿中透着鹅黄，新鲜、嫩翠。枝条支棱着蓬生着，远看仿佛浮游在山腰的绿云，一团团、一片片，缥缈、生动。

又向上走了差不多半里，一条水泥路横在眼前。水泥路与一条向上的土路相交，路口立一石碑，上镌“魏长城遗址”。碑后竖有一块写着“魏长城由此处上山”的指示牌，指向一条掩映在草木间的土路。

沿着这条路，向前且向上。蹊径曲回，折了两个“之”字，终于看到了石碑上写的魏长城。一座青石垒砌的城门，低矮简陋，完全没有想象中那般巍峨雄壮。穿过城门，是一段依山而建的城墙。说是城墙，几乎看不到墙的形状，称其为沿着陡峻山脊延伸开来的古道似乎更为贴切。而且还算不上大路，目测，宽处两米有余，窄处仅容一马。

我破了，落魄了。落魄的魏长城，在史书上却享有大名。当年魏惠成王迁都大梁后，为防御强秦入侵，由黄河北岸的原阳经行郑州西郊，至新密境内筑起长城，绵延200余里。《史记·苏

秦传》中记载，苏秦使魏时，曾恭维魏襄王：魏国疆土广阔，“大王之地，西有长城之界”，所指长城，是它；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中记载，魏“有长城，经阳武到密”，所指长城，也是它。不料，秦人以迅雷之势统一了六国之后，长城被废弃了。犹如久经沙场的将军，硝烟散尽，解甲归隐于深山，不问世事。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。

城墙，可以抵挡万万千千的精兵铁骑，却抵挡不住慢慢悠悠的时间和柔柔弱弱的青草。高耸的城墙被夷为了平地，厚重的青石化为了沙砾，终被时间和青草湮灭。时至今日，魏长城遗址，如今北起青炉山，南至茶庵村北，尚不足6公里。

沿着长城遗迹，我们一行人斗折蛇行，终于登上了最高峰。眼前是起伏的山峦，耳边是呼啸的山风，脚下是全叠的青石。青灰的石头死寂安静，而近旁的草木却盈盈然、欣欣然。风，终于让草木开口，呜呜嘤嘤，似在讲述着石头的喜怒哀乐、落寞哀愁。

再向前，山头上建有一庙，正在修缮，观无

可观。庙前一通石碑，似是古物，但因日久，字迹已不可辨。该登的山都登了，该看的景都看了，在山顶稍做休息，遂相约下山。

上山容易下山难。岩峭坡陡，跟在邻居身后，手脚并用，小心翼翼，亦步亦趋，唯恐滑倒。

突然，听到她大呼一声：“桃花，看山坡上的桃花！”心中一惊，忙止了步，向她所指的方向望去。果然看到远处向阳的山坳间，一树粉红的桃花，开得正欢。远眺，犹如一幅水墨长卷上，铺染了大片大片青绿间之后，画家骤然点上一笔水红，惊艳、惹眼。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这树桃花，可能也是从古老的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。诗中的灼灼桃花，喻的是女子，是婚姻，是团圆，是美满。无论何处的荒凉和寒冷，桃花一开，天地间便有了温暖与温情。

自然，长城脚下的桃花，也温暖着山脊上冰冷的长城。终于，让它摆脱了战争、鲜血、牺牲等词语的纠缠。

邻居家十一岁的小女，乖巧可爱。此时诗兴大发，摇头晃脑地诵出了两句：“万里长城今犹在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
长城巍巍、桃花嫣嫣、春风徐徐、暖阳融融。两句诗的诗龄虽相差1000余年，但句句写的是眼前胜景，心中春情。集为联句，倒也不失精妙。

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长城脚下，春风之中，桃花在笑，青草在笑，绿树在笑，整个春山都在欢笑。